

外国文学名著精萃文集

法国卷

悲惨世界

(下)

(法国) 雨果

西藏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文集

(法 国 卷)

悲惨世界(上、下)

[法] 雨 果 著
程 东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海平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文集(法国卷)

——悲惨世界

作者:[法国]雨 果

出版:西藏人民出版社

社址:西藏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刷:江西省农科院印刷厂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大 32 开(850X1168)

印数:3000 册

印张:38.8125

版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223-01307-9/I·310

定价:199.00 元(全 9 册) 本册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六卷	593
第七卷	608
第八卷	616

第四部 普吕梅街牧歌和圣德尼街史诗

第一卷	696
第二卷	729
第三卷	744
第四卷	772
第五卷	781
第六卷	796
第七卷	830
第八卷	851
第九卷	884
第十卷	892
第十一卷	913
第十二卷	926
第十三卷	957
第十四卷	966
第十五卷	982

第五部 冉阿让

第一卷	1000
-----------	------

第二卷	1071
第三卷	1087
第四卷	1119
第五卷	1129
第六卷	1156
第七卷	1178
第八卷	1198
第九卷	1210

第六卷 双星会

一 绰号：姓氏形成方式

这时期，马吕斯已长成英俊青年，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额头饱满而聪颖，鼻孔张扩而热情，那副神态又坦诚又稳重，整个相貌透出难以描摹的高傲、凝思和纯真。他的周身线条圆润，但不乏坚定有力，具有经由阿尔萨斯和洛林渗入法兰西相貌中的那种日耳曼式的柔和，而绝无西康伯尔族^①区别于罗马人、鹰族区别于狮族的那种棱角。他所处的年龄段，正是爱思考的人头脑中，深沉和天真几乎等分，各占一半。碰到危急关头，他很可能显得愚不可及，然而只要一拧钥匙，他又表现出不同凡响。他的举止神态有点矜持、冷淡，彬彬有礼，并不开朗。不过，他的嘴很可爱，嘴唇特别红，牙齿特别白，微微一笑就能冲淡他那外貌严肃相。他那纯洁的额头和性感的嘴唇，有时形成奇特的对比。他的眼睛小，视域却很宽。

他在最穷苦的时候，注意到年轻姑娘路上相遇还回头看他，他就急忙走掉，或者躲到一旁，心如死灰。他以为她们看他是因为他衣衫破旧，存心嘲笑他，殊不知她们是看他仪容俊秀，并且梦寐求之。

^① 西康伯尔族：属日耳曼族，一支在鲁尔盆地，一支进入高卢，与法兰克人同化。

他和过路的漂亮姑娘之间的无言的误会，越发使他胆小怕生。那些姑娘他一个也没有选中，其绝妙的原因就是他见到哪一个都逃窜。拿库费拉克的话来说，他就是这样无限期“愚蠢地”活着。

库费拉克还对他说过：“你别追求别人的敬重（现在他们以‘你’相称，这是青年之间友谊发展的必然结果）。老弟，给你个忠告：不要总钻在书本里，多瞧一瞧那些轻浮的姑娘。马吕斯呀，风骚女人身上可有好东西！你见着就逃跑，就脸红，时间一长就成傻瓜蛋了。”

还有几回，库费拉克遇见他，便对他说：

“您好，神甫先生。”

马吕斯每次听库费拉克这样讲，就有一周越发回避女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的，尤其回避库费拉克。

然而，在芸芸众女人中有两个，马吕斯既不逃避也不留意。实际上，如果有人告诉他那是女人，他还会大吃一惊。一个是给了打扫房间的长胡须的老太婆，库费拉克见了还打趣地说：“马吕斯见女佣留了胡子，自己一根也不留了。”另一个是小姑娘，他却视而不见。

一年多以来，在卢森堡公园一条靠苗圃护墙的幽径上，马吕斯注意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她俩在这条路径靠西街最僻静的那端，几乎总是并排坐在同一条椅子上。偶然性往往参与目光移向内心的人的散步，马吕斯每回由偶然性引上这条幽径，几乎每天他都看见那一老一少在那里。那男人约有六旬，神情忧伤而严肃，整个外表是一副退役军人那种强壮而疲惫的样子。如果他戴一枚勋章，马吕斯就会说：他从前是个军官。他面目和善，但善气并不迎人。他的目光从不与别人的目光对视。他穿着蓝裤子，蓝色礼服，戴一顶宽沿儿帽，衣帽好像总是新的，扎一条黑领带，穿一件教友派式的衬衫，也就是说白得耀眼，但是粗布的。有一天，一名轻佻的年轻女工从他身边走过，说了一句：好一个洁净的老光棍。他的头发雪白了。

那小姑娘头一次同他来的时候，他们似乎就选定了这张坐椅。她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浑身精瘦，简直有点难看了，举止笨拙，一无可取，只有那双眼睛将来也许会挺美，但是抬起来的时候，总有一种令人讨厌的自信的神色。她的穿戴像修道院寄宿生那样，既老气又幼稚，那件黑色粗毛呢衣裙剪裁不合体。看样子他们是父女俩。

这个还未年迈的老头儿和这个还未成人的女孩，马吕斯观察了两天，

随后就不注意了。而他们更甚，仿佛没有看见他。他们平静地谈话，根本不理睬周围。女孩喋喋不休，又说又笑。老人话不多，不时抬头注视她，眼里充满难以描摹的父爱的神色。

马吕斯不自觉养成一种习惯，总往这条路上散步，每次总能见到他们。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马吕斯最喜欢从遥对他们坐椅的小路那端走过来，整段路走完，从他们面前经过，再掉头回到起点，每次散步如此往返五六趟，而这样的散步每周又有五六回，可是，他和他们二人彼此却从未打过招呼。这个人物和这个少女，好像有意避开别人的目光，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就自然引起五六个大学生的注意，其中有的是课后，有的是打完弹子，到这里沿着苗圃散步的。库费拉克就是最后一种情况，他观察他们二人一段时间，但觉得姑娘相貌丑陋，很快就不声不响避开了。他像帕尔特人^① 善射回马箭那样，逃跑时回头射了个绰号。他印象最鲜明的是那女孩的衣裙和那老人的头发，于是称他们父女为“黑小姐”和“白先生”，况且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绰号也就通用了。那些大学生常说：“嘿！白先生在他那椅子上落座啦！”马吕斯同其他人一样，也认为叫那陌生先生为白先生很方便。

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也照样，称他为白先生。

头一年就是这样，马吕斯几乎每天在同一时间见到他俩，他看那老头儿挺顺眼，而看那女孩却很差劲儿。

二 有了光^②

第二年，就在读者看到故事的这个阶段，马吕斯自己也不大清楚为什么，忽然打破这种习惯，将近半年没踏进卢森堡公园，到这条小径散步了。后来有一天，他又旧地重游。那是夏天的一个晴朗上午，马吕斯就像人逢好天气那样，心情特别快活，心里仿佛充满他所听见的鸟儿的歌声、他从树叶缝间所望见的点点蓝天。

① 帕尔特人：属西徐亚族的古民族，于公元前三世纪在伊朗东北部定居。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他径直走上“他的小路”，走到那一端，看见那熟悉的一对仍坐在那张椅子上。不过，他走近了仔细一瞧，那男子虽然还是原先那个男子，但那女孩好像不是原先那个女孩了。现在眼前是个修长美丽的姑娘，正是女子初成的特定时刻，具有最妙丽的全部形貌，又保留女孩最天真的全部情态；这一转瞬即逝的纯洁时刻，只能用两个词表示：十五岁。那头美发，栗色间有金黄色纹理；那额头仿佛是大理石雕成的，那脸颊宛如玫瑰花瓣儿长成的，红里透白，白里透红；那芳唇妙口，粲然一笑好似阳光，婉转一语如同音乐；那颗头，拉斐尔会赋予圣母玛利亚，那脖颈，让·古戎会赋予维纳斯；而那鼻子算不上美，却很俏丽，好让那张光艳照人的脸完美无缺了；那鼻子不直不弯，既非意大利型，也非希腊型，而是巴黎型的，也就是说有几分灵秀，有几分娇丽，稍欠规整，但显得纯洁，足令画家失望，却叫诗人着迷。

马吕斯从她身边走过时，看不到她那双始终低垂的眼睛，只见那褐色长睫毛投下暗影，饱含羞赧。

那美丽的女孩尽管羞赧，还是边微笑边听白发老人说话；迷人莫过于低垂双眼的这种清纯笑容。

马吕斯乍一见，以为是同一个男人的另一个女儿，大概先头那个的姐姐。可是，他遵循不可改易的散步习惯，第二次走到那坐椅跟前时，就注意打量那姑娘，这才认出是同一个人。半年工夫，小姑娘变成少女了，仅此而已。这种现象太常见了。女孩好似蓓蕾，时候一到，眨眼间就开放，忽然变成一朵朵玫瑰花。昨天还把她们当成孩子视而不见，今天再一照面，就觉得她们能勾走人的魂儿了。

这一个不仅长大，而且还出落个理想的模样儿。正如4月份，有些树木三天工夫就鲜花满枝头，六个月就足够她换上美妆了。她的4月艳阳天到了。

有时能见到这种情况：一些可怜而庸俗不堪的人仿佛一觉醒来，从赤贫骤然变成巨富，开始奢华糜丽，一时挥霍铺张，讲究起排场。这是因为一大笔年金进了腰包。昨天到期取款了。那姑娘也领到了半年度的金额。

再说，她已不是头戴长毛绒帽子，身穿粗呢衣裙，脚穿平底鞋，双手通红的寄宿生；人美衣着也漂亮了，一身穿戴十分优雅，又朴素又华丽，毫不矫揉造作：一件黑锦缎衣裙、一条同样料子的披肩、一顶白皱呢帽子。她的白手套衬出一双纤巧的手，手中把玩着中国象牙柄的阳伞，而她

的锦缎靴则显出一对纤足。从她跟前走过时，能闻到她周身散发的沁人心脾的青春香气。

至于那男子，还是原来的模样。

马吕斯第二次走到她跟前时，那少女抬起眼帘。那眼睛一片幽深的天蓝色，而在那迷蒙的蓝天里，还只有童稚的眼神。她若不经意地看了看马吕斯，就好像望望在槭树下玩跑的那个孩子，或者望望影子投到椅子上的那个大理石承露盘。马吕斯则继续散步，心里想别的事儿。

他又从少女坐的椅子旁边经过四五趟，目光甚至没有转向她。

后来几天，他还和往常一样到卢森堡公园散步，还像往常一样见到“父女俩”在那里，但是他不再留意了。姑娘丑的时候他没有多想，长得美了他也沒有多想。他总是离姑娘坐的椅子很近的地方经过，因为那是他的习惯。

三 春天的效力

有一天暖融融的，卢森堡公园沐浴在阳光绿影中，仿佛清晨时分，天使将全园洗了一遍，鸟雀在栗林深处啾啾鸣啾。马吕斯向大自然敞开心怀，不再想什么，只是在生活，在呼吸，他又从那张椅子前经过，那少女抬起眼睛，二人的目光相遇。

这一回，年轻姑娘的眼神里有什么呢？马吕斯说不上来。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那是一道奇异的电光。

那姑娘又垂下眼睛，而他还继续散步。

他刚才所见，不是一个孩子的天真单纯的目光，而是一个微微张开，又猛然合上的神秘的深渊。

凡是少女，都有这样看人的一天。谁碰上谁就要倒楣！

一颗还不自知的心灵的头一瞥，宛若天空的曙光，那是某种光灿的、陌生的东西的苏醒。这出人意料的微光，突然从绝妙的黑暗中显亮，由现时的全部纯真和未来的全部情爱合成，其危险的魅力，什么语言也描绘不出来。这是一种尚不明晰的柔情，偶一流露并有所期待。这是纯真无意中设下的陷阱，捕捉人心，但既非有意，又不知道自己所为。这是一个像成年女子看人的处子。

这种目光落到哪里，不引起无限遐想的情况则很少见。这束命运的天光，比风骚女人功夫最深的媚眼更具魔力，能促使人称爱情的这朵饱含芳

香和毒汁的幽暗的花，在一颗心灵的深处突然开放。

那天晚上，马吕斯回到陋室，瞧了瞧自己的衣服，头一次发觉穿这身“日常”服装，也就是说戴一顶绿带旁已经折破的帽子，穿一双车夫的粗大靴子、一条膝头磨白的黑裤、一件臂肘磨白的黑上衣，这么不整洁，不体面，就跑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简直是愚蠢透顶。

四 大病初发

第二天，到了习惯的时刻，马吕斯从五斗橱里拿出新上装、新裤子、新帽子和新靴子，全套武装，又戴上手套——惊人的奢侈品，这才前往卢森堡公园。

路上遇到库费拉克，他却装作没看见。库费拉克回到家里，对朋友说：“刚才我撞见马吕斯的新帽子和新衣裳，和包在里边的马吕斯。他肯定是去考试，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

马吕斯到了卢森堡公园，绕着大水池转了一圈，注视水上的天鹅，接着又站到脑袋霉黑并缺个胯骨的一尊雕像前，久久地端详。水池旁边，有个四十来岁大腹便便的绅士，手拉着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他对孩子说：“要避免过分。儿子，对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你要保持等距离。”马吕斯听那绅士说话，接着又围着水池绕了一圈，这才朝“他的小径”走去，但步子缓慢，就好像去那里极不情愿，就好像有人既强迫又阻拦他去似的。这一切，他自己毫无意识，还以为跟每天一样散步。

他走上那条小径，就望见另一端，白先生和那姑娘坐在“他们的椅子上。”他把上衣钮扣全扣好，再挺起腰板，免得衣裳出褶儿，又带着几分满意的心情，审视一番裤子的光泽，然后便向那坐椅挺进。这种步伐有进攻的意味，自不待言，也期望旗开得胜。我说：朝那坐椅挺进，这就等于说：汉尼拔向罗马挺进。

不过，他的动作完全是机械的，他也没有中断精神和学习上习惯性的思虑。此刻他想到：《中学毕业会考手册》是一本荒唐的书，一定是由罕见的笨伯编写的，因此选取分析的人类思想杰作，有拉辛的三篇悲剧，而只有莫里哀的一篇喜剧。他渐渐走近那坐椅，就抚平衣服的皱纹，眼睛盯住那姑娘，就觉得她发出幽幽蓝光笼罩了小径的那一端。

他越走越近，脚步也越来越慢了，离那坐椅还有一段距离，远没有到小路的尽头，他就停下脚步，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掉头往回

走，而心中根本没想过不要走到头。那姑娘只能远远望见他，未必能看清他穿上新装的风采。然而，他还是挺直身板儿，好显得十分精神，以防背后有人看他。

他走到小路另一边终点，又返回来，这回朝那坐椅走近了一些，甚至到了只有三段树间距的地方，就又犹豫起来。他仿佛看见那姑娘的脸转向他。于是，他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振作一下，控制住犹豫的情绪，继续往前走。几秒钟之后，他从那张坐椅前经过，身子挺直，神态坚定，但是脸却红到耳根子，眼睛不敢左顾右盼，像政界人物一样双手插在兜里。他从那大理石承露盘下经过的时候，只感到心怦怦狂跳。而那姑娘还像昨天一样，身穿锦缎衣裙，头戴皱呢帽子。马吕斯听见一种难以形容的声音，那一定是“她的声音”了。她正在安安静静地聊天。她模样儿很美。马吕斯能觉出这一点，尽管没有试图瞧她一眼。他心中暗道：“不过，她一旦知道论马可·奥贝贡·德·拉龙达那篇文章的真正作者是我，就不能不敬重我了；那篇论文，弗朗索瓦·德·纳沙多先生据为已有，当作他出版的《吉尔·布拉斯》的前言！”

他走过了那张长椅，再走不远就到小径尽头，然后转身返回，又从美丽的姑娘面前经过。这回他脸色刷白了，而且只有一种极为不快的感觉。他从那张长椅和那姑娘跟前走开，在转过背去的时候，想像那姑娘在看他，走路就不禁踉踉跄跄了。

他不想再走近那坐椅了，到半路就停下来，而且还坐下，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他坐在那里不时瞥过去一眼，思想深处模糊不清，心想不管怎么说，我欣赏人家的白帽子和黑衣裙，人家对我的发亮的裤子和新上装，就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

过了一刻钟，他站起身，好像又要走向那张罩着光环的长椅；然而，他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十五个月以来，他头一次想道，每天同他女儿坐在那儿的先生，肯定也注意他了，也许觉得他来得这么勤有点蹊跷。

他还头一次感到，用白先生这一绰号，即使在他思想隐秘处。去称呼那个陌生人，也未免有些不敬。

他这样低头待了几分钟，手中拿根小木棒往沙地上画图案。

继而，他猛一转身，背向那长椅，背向白先生和他女儿，径直回家去了。

这天，他忘了去吃晚饭，到了晚上八点钟才发觉，但为时太晚，不能

去圣雅克街了，感叹一声：“怪啦！”只好啃一块面包。

他用刷子刷净衣服，再仔细叠好，然后才上床睡觉。

五 布贡妈连遭雷击

第二天，布贡妈——库费拉克就是这样称呼戈尔博老屋那个兼为门房、二房东和清洁工的老太婆，其实她叫布尔贡大妈，这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可是库费拉克那个捣蛋鬼对什么都不尊重，——布贡妈不禁大吃一惊，注意到马吕斯先生又穿新衣裳出门了。

马吕斯又去卢森堡公园，可是，他在小径上只走了一半路，没有越过他那椅子一步。他像昨天的那样坐下，远远观望，能清楚地看见那顶白帽和那条黑衣裙，公园大门，从而断定他们是从公园临西街的铁栅门出去的。几周之后，他再回想，却怎么也忆不起来那天晚上他是在哪儿吃的饭。

次日，也就是第三天，布贡妈又如雷轰顶：马吕斯穿着新衣裳出去了。

“接连三天！”她嚷道。

她企图跟踪，但是马吕斯脚步敏捷，大步流星；她就像河马追羚羊，两分钟工夫就不见人影了，只好气喘吁吁地回家，惹起喘病憋个半死，真是气急败坏，恨恨说道：“是不是昏了头，天天穿上新衣裳，还害得别人跟着白跑一趟！”

马吕斯去了卢森堡公园。

那姑娘同白先生已在那里。马吕斯佯装看书，尽量靠近些，可是离得还很远就站住，接着又返身，坐到他那张椅子上，一坐就是四个钟头，看着自由自在的麻雀在小径上蹦跳，就觉得是在嘲笑他。

半个月时间就这样流逝了。马吕斯到卢森堡公园不再是去散步，而是去闲坐了，不知道为什么总坐在同一地方，一到那儿就不动弹了。他每天早晨穿上新衣裳，却又不想显示，第二天再周而复始。

毫无疑问，那姑娘长得佳妙无双。惟一能指出来近乎批评的一点，就是她那忧伤的眼神和欢快的笑容形成矛盾，给她的脸平添两分精神恍惚的神态，结果她那张脸虽然始终柔丽迷人，有时表情却显得古怪。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